

中山码头

剧情简介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日系列
文化活动之话剧

中山码头

专访

12月8日——12日,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系列文化之一的话剧《中山码头》,在江苏省文联艺术剧场连演5场,观众场场爆满,好评如潮。每场演出结束后,都出现了观众鼓掌数十分钟迟迟不肯离开的场景,“感人”是观众的一致好评。

为此,《中国艺术报》和《江苏文化艺术周刊》记者对本剧的总策划章剑华、导演韩毅君、主要演员蔡伟、铁金良、郝光进行了现场采访。

1937年秋,在中山码头做生意的吴老板购得小火轮一艘,原打算将这份家业在儿子的婚礼上赠与新郎新娘,日寇铁蹄的步步逼近,毁了他的发家梦。吴老板的儿子虎子参军上了前线,留下了日夜思念夫君的新娘晓月。日军兵临城下,吴老板打算用小火轮将怀孕的儿媳送回老家待产,可小火轮又被征用了,用于运送日本侨民离开频遭空袭的南京。吴老板虽然想不通,但他还是让步了。在保卫光华门的战斗中,虎子壮烈牺牲。在伤兵医院当护工的晓月,也惨遭日寇杀害。家破人亡的吴老板万念俱灰、被逼无奈走上了冒死抗争的不归路……

“悲”与“壮”是本剧的基调

——总策划章剑华专访

记者:作为《中山码头》的总策划,您对这部作品从创作之初有怎样的考量?

章剑华:今年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第一年。公祭日的设立,对于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以及在这场战争中的死难者来说,是最好的纪念,对南京这座城市更有深刻的意义。应该说,这部作品是一个主题创作,是应国家公祭日而创作的。

习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到,要继承传统、弘扬中国精神。在即将到来的国家公祭日,进行这样的创作,其定位和立意非常重要。因此,一开始我们就确立了这部作品的基调——“悲”与“壮”。《中山码头》不仅仅是讲述在南京大屠杀的过程中平民百姓惨痛的经历,还反映了当时的民族自尊心以及人民的抗争。

国家公祭日是为了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警示未来。缅怀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教育现在和未来的人们应当永远牢记这段悲

惨历史;还要守护和平,对未来的生活有更多的信心,这是《中山码头》最根本的主题。

在剧本的创作中,我们更为强调的是作品的艺术性和精品意识,光喊口号是没有用的。如何用强劲有力的故事、鲜活的语言、生动的人物形象去激发观众的情感?如何用情节的推进,去凸显这个从喜到悲再到壮的过程,唤起每一个人的认同感,是经过不断打磨的。这样的一部作品一定要经得起反复推敲。

记者:您能具体介绍一下打磨这部作品的过程吗?

章剑华:我们组织了江苏省的著名编剧柯江、康尔进行创作。他们在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后,完成了最初的剧本,刻画的重点还是放在当时百姓惨痛的经历上,仅仅突出了“悲壮”中的“悲”。讲到南京大屠杀,观众过去看到的作品大都是这样的基调,但我们经过反复的讨论,还是觉得不仅仅是要静静地记录那段悲惨的历史,还应该写出民众的反抗,凸显民族的精神。

其次,前几稿的剧本没有从正反反

映当时军队与人民的抗争,而是写了很多当时政府的腐败与不抵抗。我一直有这样的看法——对抗战争的认识一定要全面、客观,不仅要看到当时政府软弱的一面,更要反映当时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

记者:为什么《中山码头》这次的演出会采取赠票的形式,邀请大家免费观看?

章剑华: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文艺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人民。这次的演出,除了组织艺术家来观摩之外,我们还设立了一个专门的赠票电话。艺术必须走出艺术家的小圈子,面向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部剧,看到南京人民曾经遭受的苦难,也看到我们普通老百姓在那个国难当头的时候,是有骨气、有精神、能够去抗争的。“反对战争,珍视和



《中山码头》总策划章剑华在新闻发布会上接受媒体采访。本报记者穆穆摄

平”是永恒的主题。以后,每年一度的公祭日,我们还会不断推出新的作品,并对《中山码头》这部作品继续打磨,让它真正成为精品力作。

记者:通过创作这部作品,您对于江苏话剧未来的发展有怎样的想法?

章剑华:江苏以前有很好的话剧基础,但是之后鲜有好的作品出来,很多戏

剧人都去做影视剧了。所以我们要将培养与创作相结合,既要打造名人名作,又要培养新人新作。我们准备和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以及南京师范大学等学校合作,让他们接触社会,进行文学创作,而后请一些专家学者来进行指导,争取让他们创作的作品能有机会搬上舞台。

铭记历史,激励今人

记者:您认为《中山码头》这部作品,区别于一般话剧的地方在哪里?

韩毅君:话剧《中山码头》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整体基调更为沉重,它负载的东西非常多。今年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第一年,这部作品是为了国家公祭日量身定做的,我们从创作之初就将它定位为一部具有悲剧情彩的正剧。

记者:在创作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有什么让您印象最为深刻的?

韩毅君:直到现在,我们每次走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时候,看到那些真实的历史资料,都会有一种很压抑的感觉。这种真实的力量,同样也是《中山码头》想要传递给观众的。最初柯江、康尔两位剧作者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剧本,我们在二度创作的时候就更加注重深挖其中的主题——悲壮。悲,主要是通过吴有权、康爷和孙坊长三位主人公,他们代表了1937年千千万万生活在南京的平民百姓真实的生活状况。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无数深受战争之苦的百姓故事凝聚在了他们三个典型人物身上。吴有权的思想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老百姓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没有思想准备,他们还很天真地想着“你打你的,我过我的”,直到后来,一步步被逼上了绝路。

记者:您作为这部作品的总导演,最希望传递给观众的是什么呢?

韩毅君:是铭记历史,激励我们的年



韩毅君

轻人:仇恨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面对现实、面对未来。这部作品是以写实的手法去还原当时的历史,没有夸张和粉饰。作为一名老文艺工作者,通过这部作品,我希望让更多的年轻人也体会到那种凝重、惨烈与悲壮的氛围;而舞台后方,白光配合着蓝光和红光,将残酷的战争映射在吴有权、杨姐等人的心理空间并加以勾勒,也带给观众一种触动。

舞台是有限的,不同于影视剧,因此更要充分体现它的假定性。对于晓月之死,原本的处理是通过小六子的讲述来完成,但是后来我们觉得那样太平了。于是就修改成先是小六子背着奄奄一息的晓月回家,她握着虎头鞋,说“没有给家人丢脸”就咽了气,之后几颗重磅炸弹落下,打在了所有在场人的心上——此时定格,时间凝固了,再由小六子边哭边回忆了整个事件。

儿子战死沙场,儿媳、孙子惨死于日军的刺刀之下,吴有权家破人亡,这种惨烈将作品一步步推向高潮,最后他与康爷、孙坊长三个拜把子兄弟决议以死抗争。话剧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是面对面与观众进行交流,这种观演关系决定了观众可以最直接地体味那种震撼,能够感同身受、身临其境。

《中山码头》结尾处,舞台上的每个人手捧一根蜡烛,为的是缅怀那些故去的同胞,永远记住他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是我们永恒的主题。

——导演韩毅君专访

洋的氛围,与后面的悲形成了一种极大的反差。

到了第三幕,最重要的两个事件——虎子与晓月的死。虎子战死沙场,是通过报丧的二龙的口头叙述,来完成对战争场面的还原。我们用二龙的语言配以视频的信息相互补充,视觉形象丰富了观众的认识;而舞台后方,白光配合着蓝光和红光,将残酷的战争映射在吴有权、杨姐等人的心理空间并加以勾勒,也带给观众一种触动。

舞台是有限的,不同于影视剧,因此更要充分体现它的假定性。对于晓月之死,原本的处理是通过小六子的讲述来完成,但是后来我们觉得那样太平了。于是就修改成先是小六子背着奄奄一息的晓月回家,她握着虎头鞋,说“没有给家人丢脸”就咽了气,之后几颗重磅炸弹落下,打在了所有在场人的心上——此时定格,时间凝固了,再由小六子边哭边回忆了整个事件。

儿子战死沙场,儿媳、孙子惨死于日军的刺刀之下,吴有权家破人亡,这种惨烈将作品一步步推向高潮,最后他与康爷、孙坊长三个拜把子兄弟决议以死抗争。话剧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是面对面与观众进行交流,这种观演关系决定了观众可以最直接地体味那种震撼,能够感同身受、身临其境。

《中山码头》结尾处,舞台上的每个人手捧一根蜡烛,为的是缅怀那些故去的同胞,永远记住他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是我们永恒的主题。

我们都很享受这个舞台

记者:您认为这部话剧最成功的地方体现在哪里?

蔡伟:首先,源于我们的创作动力。我们几个接拍这部话剧,是因为国家公祭日这个主题对我们很有吸引力。作为演员,原创虽然艰苦,但对演员有吸引力。原创作品在剧本调整、人物解释、时间推进中比成熟剧本更艰苦,但是它更有意思,我们都很享受舞台这个空间,也很留恋这个舞台。也可能是虚荣,但我很喜欢和观众接触,喜欢现场的交流,谢幕时观众的掌声和鲜花让演员有成就感,这是演员存在的价值。

其次,剧本提供了好的基础。再加上我们三个人已经合作了三十年,自然很有默契。而且我们与剧中饰演人物之间也有相对应的东西,我生活中有个儿子,演老人的老铁有个女儿,我和郝光都住在一栋楼上,我们之间已经非常熟悉了。青年演员也都是话剧院子弟,都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合作起来很有默契。在舞台上呈现上,青年演员也很好地完成了任务,演员们在情绪上的变化都把握的非常好,说明剧组在选演员上也是煞费苦心。

记者:戏剧艺术要塑造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您在这出话剧塑造的“吴老板”这个人物的典型性体现在哪里?

郝光:其实这是埋藏在我心里的一个情节。我是一个南京人,在1986年参加首部反映南京大屠杀的话剧《屠城血证》拍摄后,我就想再排演一场有关这一主题的话剧。因为话剧演出与电影相比更有现场的震撼力。有幸参加为第一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精心策划的话剧《中山码头》的演出,能够再次与编剧柯江、康尔、导演韩毅君,著名演员蔡伟、铁金良,以及那些优秀的青年演员合作,我觉得很值得,这也圆了我的一个梦。我在校任教14年,好久没上话剧舞台了,虽然有些紧张,好在之前拍《屠城血证》等剧的时候,翻阅过很多史料,对这段历史背景有着较深的理解,可以把这些积累和理解运用到对剧中的排演中。

这个角色有义气、有爱心、有担当

——孙坊长扮演者郝光专访



郝光

记者:听说您在出演话剧《中山码头》之前,已经很久没有登上话剧舞台了。这次您是谁推荐给剧组排演这出话剧的,为何要接排这出话剧?

郝光:其实这是埋藏在我心里的一个情节。我是一个南京人,在1986年参加首部反映南京大屠杀的话剧《屠城血证》拍摄后,我就想再排演一场有关这一主题的话剧。因为话剧演出与电影相比更有现场的震撼力。有幸参加为第一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精心策划的话剧《中山码头》的演出,能够再次与编剧柯江、康尔、导演韩毅君,著名演员蔡伟、铁金良,以及那些优秀的青年演员合作,我觉得很值得,这也圆了我的一个梦。我在校任教14年,好久没上话剧舞台了,虽然有些紧张,好在之前拍《屠城血证》等剧的时候,翻阅过很多史料,对这段历史背景有着较深的理解,可以把这些积累和理解运用到对剧中的排演中。

记者:您对剧中孙坊长这一形象是如何理解的?

郝光:孙坊长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他处处想关怀别人,处处想帮助别人,但是他最终谁都没有保护好。简单地说,孙坊长这个人物有义气、有爱心、有担当。他在三兄弟之间首先讲

消息后,吴老板要“砸”东西,但是我有点难以表现。第二个版本想体现人在极端情况下,失去虎子和晓月后吴有权失忆的状态,感觉小孙子还在,但是这个尺度拿捏很难,如果放大去演,也会显得有点过。于是变成了现在的“天理难容”。悲壮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段词我没有用喊声,我是压着嗓子,用最有力的声音,反其道而行之。人在高兴时会流泪,在悲愤时会惨叫,恰恰可能更会有舞台感染力。这比打砸等一般性处理更有力量,话剧舞台的魅力就在于此。

影视是遗憾的艺术。在导演的同意下,话剧可以有小小改变,所以每天都是一次创作,每天都有新鲜感。我们每次演出都要保持第一次的新鲜感。每一出戏必须找到令演员自身感动的点,通过表演传达给观众。比如虎子牺牲,经历了一个顿悟的过程。他不是概念化的类型化个体,这个人物是有发展的。即便是淞沪会战开始了,他还有自己的一套经商思维,要乱世发财,到最后才得以升华。

记者:这出话剧是五易其稿,据说在原剧本中吴老板听到儿子战死的消息后,有个短暂性的失忆,但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这个情节没有了,请问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蔡伟:这个细节确实是做了几次修改。第一个剧本是听到虎子战死的

所有的事情都包在自己身上,想为大家多做一些事情,虽然很多事情都没有能做,没能保护好他们,但是他无怨无悔。

记者:在剧中,孙坊长把这个小家庭和外界环境联系在一起,很多事情的触发都是由孙坊长引出来的,您是如何塑造这个人物形象的?

郝光:这几天我心里只有泪水,想着为何日本军政要员要对南京平民进行如此毫无人道、惨绝人寰的屠杀。本着这样的心情,我的创作动力非常大。对于此一角色的拿捏,我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一开始,我并不喜欢这个角色,在剧本中他是一个特别油滑,反面因素太强的人。我觉得,这个人物虽然有缺点,但是他绝对不是坏人,也非一个吝啬之人。他处处为兄弟们着想,努力为一万百姓保平安。我不能概念化地演这个角色,而是要细节性地塑造这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把他的仁义、情感和责任心体现出来。他极其厌恶战争,因为美好的生活被撕得粉碎,他要责问小鬼子为何这样做。带着这个问题,他回来找二哥,要用这辆小火轮去寻一个究竟。他复杂的内心矛盾在最后一刻爆发,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办法收场。

创作很累,但也很幸福

记者:铁老师您好,请您谈一下您对自己所塑造的角色“康爷”的感想?

铁金良:我们这个话剧也是几易其稿,反反复复不断修改,原先这个人物不打算让他拼命的,打算让他活下去,但是实际上他已经失去了活下去的意义:怀孕的女儿死了,女婿也死了,日军兵临城下,一艘逃难的亲人都死了,其实他未必活得下去,还不如直接拼命。他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就寻思平平安安过日子,但没想到日本人来了,首都竟然也能陷落。他读过点书,有文化,是个经商的,会算账。这部戏里康爷并不是主角,他戏份不多,怎样摆正三兄弟之间的关系就是他最重要的任务。但是,他毕竟是老大,作为一个有文化的明白人,他把送女儿待产的小火轮让出,说了一段话:“两国交兵,不杀家眷;仁义之师,不杀妇孺”,在大是大非面前他还是很明白的。最后虎子和女儿死了,老二也崩溃了,老大一句“你懂什么!”这就体现了康爷对于历史的重视,就像我的祖辈跟我讲历史一样。我是有真心体会的。虽然一句台词,就看演员的用意和表达了。这部话剧和其他剧种不一样,不摆技巧和程式,讲究的是感受,没有感受那么这个人物的塑造就不准确。



铁金良

记者:听说您的祖辈也经历过南京大屠杀,那么祖辈的这些经历对您塑造角色有什么影响?

铁金良:我的祖辈曾经历过跑反。祖辈常跟我们说,跑反是很困难的,脸上抹灰,女人穿的全是男人衣服,不敢暴露身份。哪能能生存就往哪边跑,很多老百姓是没文化不识字的,他们就沿着铁路跑,没吃的就捡煤球换东西吃,但多数情况下,就连身上带的黄货也换不到东西吃。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表演的时候一直都能体会到祖辈们那种悲愤和痛苦。我听祖辈说村里来了

——康爷扮演者铁金良专访

一个日本兵,全村老百姓吓的全都跑了,我的姑奶奶是被日本人追得跳井自尽的,我奶奶躲草堆里,日军的刺刀差几厘米就捅到她了。可以说,家家都有一部血泪史。

记者:您觉得《中山码头》中表现了哪些江苏原创力量与南京味道?

铁金良:这出话剧是江苏原创的,确实有很多南京元素,我觉得我们表现的越具体越接地气越好。但是如果南京话太多观众就不好懂。我的角色没有方言,其他角色都有几句南京话,我们都是在尝试中调整。既不能没有南京味道,又不能让听不懂。舞台也有一定的局限,舞美本身还可以做得更美一点,小火轮这些大场面都可以表现,还可以在写实方面做更多的调整。对演员来讲,真实感也需要在戏里强化。总之,创作很累,但也很幸福。